

——本報特派記者王啓熙通訊——(二)

衣食住行：誰都不能否認極度奢侈生活程度：比上海還要增高得許多

外就一個像穿西裝或中山的青年，揀着粗
路上人的一條一條的，有的引起
路人的注意。除了這些之外，不常見到根
樣的居民，全是粗服樸素的和貴族的出勢力
的男女勞動。可憐政府沒有把分析
的長髮剪去，否則也是十分有價值的。

我打起寒噤，幾個蠅般的如刺般的滑溜煙很快的轉了幾個灣穿入了一條十分幽暗的街道，使我立刻驚奇起來，因為我不曾

這裏也有這樣寬闊的街道。忽然車在一個大城門口停了下來，我從凝意中醒了過來，汽車夫很恭卑的說：「先生，你帶卡片嗎？給他一張好了。」由密茨的窗下，我看見了幾個警察，和一個寫字樓裏的職員，不過他們都在進行着，所以一般銀行家及資本家也爭先的投資，有一個久住南京的朋友告訴我，因為這個原故，本來這裏的地產事業是很幼稚現在就在

我的胸中集念到，月台口，憲兵，翻

我拍，背皮帶的軍官，短髮的昂然然的政府官員，美姿的年青「太太」西裝的我，車夫，警員……像一幕幕的電影在腦中不斷的循環中了。新計劃的街道現在一都在實現了，街上到處是大批的造路工人，街旁矮矮的一條一條，直直地立起來了。

據日都警察廳發表，南京十月份的人數，爲一二四，三三九戶，男子三八七，七四人，女子二四五，五七四人，共六三二，七八人。較九月份戶數增加一，〇一四戶。

子增加三，六九九人；女子減少一，四六四人；合計增加二，二三五人。其中不識字的文盲是男一〇四，四一八人，女一一六，〇八五人。

這確是事實，從前如花牌樓（太平街）等處栽着柞樹，再開去是人力車道，然後是行道樹。

第十一回
解悶時都

葉貢言：「不開笑話，莫非扯手背？」一看手表，已經有十一點鐘了。便將玉和推了一推進去，到現在，你還不該去上衙門嗎？我們說話的時候，也就誤得你了。」今天碰了她的帥爺，帥爺看手表，笑道：「精了！今天上午，算是誤了。這個時候就是到了，也到了放值的时间了。桂英正色道：『誤了可不緊要嗎？』玉和道：『誤多了，那是與飯碗有關係。至於一兩回不

有，罰明過呀？我偶然就忘了，說開我幹嗎？」一個年

向他恨恨慫恿的道：『你若長交給我學堂法子罷？天下最難給你辦的一件公事，因為保沒有來，自己打閉把公事翻出來，還是打閉不會改動，他很生氣。記

案輿到了下午，你從從容容的去爲有幾天不和桂英在一處談話，密，也就毫不猶豫的，一口答應

午膳。二人一味的嚼話。由公署裏提到飯館子裏。直到下午一點多鐘，方才分手。玉和滿心歡喜的到交通部長來值，他當到了科裏時，有兩三個同事的公事取出幾件，隨便翻

見、中組機關團體、各級幹部、間參加組織者、有中央日報、中央通訊社、

兩員會議、由周介天主席、決定本月三日出發口、再轉赴
 浙江監利洪洲一帶觀察、團員共二十人、公役十人、乘漢宜路
 火車出發、該團昨已函知漢宜省管理處、屆時備車護用云。
 一界所罕有、一經開採、不惟地
 不承有爲匪行爲、確係陳祖昭

(平訊)北平政委會准河北實業廳呈、設立冀北金礦公司、業經官三商七、合辦開採冀北黃金後、即可言、故

陸、密雲、平谷、順義等四縣金
礦。惟此項金礦，早由該處地方
人民集資採探，獲額之富，為北
方所罕見。而該地民風悍悍，對
於軍事概不讓步。聞冀北公司前
日曾派員實業過，以該地險阻，
前途難望。時人山人海，擁擠。當
前監獄，時人山人海，擁擠。當
前監獄，時人山人海，擁擠。

不許轉載

以各部隊
能輕於西
於昨日星
人民方面

[illegible]

（鎮江）國貨工廠在縣黨部前開會。

自己位子邊一個褲兜裏
眼鏡帶上就把抽屜裏
席經教念、決議要案、(四)推定 明匪指揮部結束、所有第六團
冷雲秋爲正營長、戚兆麟爲 全部、調駐紹興、其渡留寧
副營長、(五)由曹雨鵬爲教念廳部分、即日赴、開拔並囑云

的屠場。誰知竟有比青島屠場大幾千萬倍的青島的屠場，不過屠生而已，但關外的屠帝國主義者，在那屠場裏面，每天忙得屠人平民三千人的事實，我們腹目以悲，真不知人屠牛羊，還不肯不許牛羊哀號，且日本

，却不許讀者有呼聲。

到了這種程度到人類知識所能想像的境界！我們要昇生，真該何容易！然而卻遇到有自然不迫的人，正在流連歌舞，慶祝昇平，這豈是滅出息的民族劣根性的表現麼？

不能自衛，使世界上，如恆不能自衛又不能反抗，那就只有靠上帝了。

主義者來曉諭，世界上的事情，原是這樣，那能怎樣呢！

我們有錢。日本雖會殺人，但他為什麼單單殺我們中國人？他為什麼不殺世界任何強國的人？我們只要明白這道理，那就知道我們的被壓不是我們沒出的結果。

是做帝國主義者屠人場中的
好呢？請你們選擇罷！

[illegible]

兒子，大約有十知是遺傳性呢，的關係，處處

寫 (四) ★

如果是一個老婦人，就沒有了牌位，男人座了人身旁，兩個座位，會就坐不下一個人家。」

老婦人來了，在一個星期日的校門口。他的監禁，自然要叫他的老師聽見。他的老師，那裏不聽見呢？李杜聽見，並且請出茶館地聽出是楊伯的哭聲。

「楊伯安知！一生風流，那裏肯受監禁？他這人，是罵罵咧咧的，他這人，是罵罵咧咧的，他這人，是罵罵咧咧的。」

塞

塞外嚴冬戰未停

一切的店坊，都不過具賊伯伯。

母親訪問記

田壽昌曾從悲哀國裏來
林維中捲入戀愛潮中去
哈同花轎接不到新娘
田家著作比他人豐富

「今天吹北風，把你們帶
到的母親——林維中女
子，弄到呢？」雪說
「不在我身邊，在
伊忙著團圓給我們呢」
「蜜司說出在那裏
！我也不知，我

「伊今年幾歲？」

「你猜！」

「至多是二十歲！」

「雲」

「奇才猶不見呢！住在十年前搬到所羅門島的時節，已是三十九了。」

「胡說！那還有這許多歲？」我說：「二十歲已經是多了，不過不過十八歲。我不相信你的話。」我懷疑到不可解釋的程度了。

「真的？伊大約不是廿九，便是三十。」伊去爪哇當兵約五年，已經是三十九，此後在巴達維亞約五年，從巴達維亞回結東蘭，我也不過三十九。」

「我像簡單，一連三十九。」

「我像簡單，我也不過三十九。」

十歲，已經有點像老太婆，
次彈得破的密昔司用，竟比我
我正想再問下去，伊的
伊家聽說是有鍾人的家，伊

雲又追問伊：「這問阿是不易解
你係開喇麼？」

黃浦

朝陽踐踏着：跳盪朋友，我們從時纔離情湧塞在我們的

江頭送別

帆揚

北國的寒多有黃沙和灰，
但也有千百個宮殿奇偉！
請在那空漠的帝皇座前，
爲我滴下些悲歡的淚水。

我一阵欣喜，又一阵愁！
此去你有的足鵬程萬里，
也飄漫着這清晨的江頭；
此去你有的足鵬程萬里，
我一阵欣喜，又一阵愁！

我一阵欣喜，又一
一九二二，初冬，

飯後，安老師還不會洗過臉，一個同學跑進他宿舍來：「安老師，萬壽果熟了，您來嘗一個！」「萬壽果？真是年景興旺，熟自小學生，真是生財此理！」湯伯你夾了荷包回去，還不要進來！」「萬壽的野話說，知道了您安老師好說，因此他怒怒，不恰得再說，因此也不他投量，僅催來了，因此也不

一九三二年一月二十八日

「我們爲父兄師長的，同一個心理，是要希望他好呀。有笑那裏睬他，領了兒走也心裏想：『離開暑假，

外
王主
松花江畔血風腥。
不過一個月了。我們以後，看
中賊也不吹，田裏青鞋不
跳！靜寂寂，香流沉，波
平水清，綠水舟獨存，雙影
昏黯搖搖，有似舟雙影
昏黯搖搖，有似舟雙影
綠水舟獨存，雙影
右行，水起波紋，月影不傳大
驚了！秋向岸低處，若

「我不開窗誰開窗？」

「來了。」小瑪那兒笑着少女的微笑問。
「你穿着少女的微笑？」
「你們怎麼得了？」
「你們怎麼得了？」
「你們怎麼得了？」
「你們怎麼得了？」

！

伊莎話我雖不肯深信，然也不得不信了。那房子裏除了小瑪利的照片。

是多麼美麗！多麼可愛！是多麼豐富！你們的生活！不，的確，你們不算窮，試問的口頭禪：『他總是

我抱著無謂的
伊便沒有聽見
是在奉還付給
花籃不到新
手於他花轎
小，送到同家
至於他花轎

然耐，但又有活的地方！」這話很可以
聞你們有你們的財富。雲一口氣快停
了語人，即回他的富有。

「你告訴我：究竟幾幾時預備結婚
我等吃喜酒！」審官問了，又用應吉
賓行茶的方式，來盤詰我了。

「半吉告訴你：就是明天。」

「不！不！不！」

「那良親婆問你：究竟幾幾時一天！」

小瑞利的母親，但一點點，簡直連像是一個十七八歲到這裏，還要回去，出追問我的結婚期，便告

明一下；我說什麼結婚，所以不說，是因為我已經陷入單戀的漩渦中，早已有了結婚的可能了。